

老树新花

李少军

今年五一,大别山幸福院84岁的张传福和82岁的田少华在幸福院结婚了。县民政局的陈局长还做了证婚人,幸福院108个老人全部免费吃席。幸福院的花院长派人给他们设计了温馨的洞房。

大别山映山红艺术团和大别山皮影戏著名传承人付老八分别为婚礼免费演出。

这在大别山脚下的小县城像一个爆炸性新闻,一是张传福和田少华今年都80多岁了还登记结婚,在婚姻登记史上实属罕见。二是双方儿女不但没有反对,还争着拿钱给父母热闹闹办喜事。

最后陈局长感慨地说:“本来是幸福院想给他们操办的。看来双方的儿女都孝顺,今天的费用分摊,这样你们几个孩子都尽孝心了……”

随着一阵鞭炮声,婚礼开始了。陈局长一手拿着结婚证,一手拿着话筒满怀热泪地告诉大家:“张传福和田少华他们是1960年在铁佛寺水库决堤中失散63年的原配夫妻啊!”在场的人一个个惊得睁大了眼睛。提起60年大水,有几个老人眼睛湿润了……这时有几个爱凑热闹的老头和老太太欢喜地把他们送进洞房,并开玩笑地说:“老树开新花,还结小疙瘩……”

1960年春天,商城县南街22岁的张传福和20岁的田少华结婚了,他们是青梅竹马。

小两口刚结婚几天,张传福就派到铁佛寺水库参加劳动。就在那年5月的一个夜里,一场大暴雨致铁佛寺水库决堤。张传福他们住的工棚就在大坝下面,睡在这里的人几乎全部

遇难。张传福水性好,他爬在一棵树上一直漂到固始县三河尖,被救上来时已奄奄一息。

洪水刚下来时,田少华被邻居大嫂叫醒,她跑出来时被倒塌的房梁卡住大腿,邻居大嫂本来跑出去了,她又转回来拉她,这时一个大水浪把邻居大嫂卷走了……

田少华在疼痛中呼喊着:嫂子——嫂子——她含着眼泪,在绝望中昏过去了……

天亮时除了东大街,整个县城一片废墟,因为洪水先到南街,南大街被洪水卷了一个大坑。

张传福在固始县三河尖醒过来已经是第三天,他渐渐恢复体力后,谢了恩人急匆匆回到商城。南街大部分家庭全部遇难,他的父母及兄弟姊妹一个都没有找到。也没有找到田少华,无依无靠的他哭了几天后,去平顶山煤矿当工人去了。

田少华被洪水冲到河凤桥八里滩的地方,被一个叫蒋大海的民兵排长救上来。苏醒以后说出了自己及家人的名字,让他们进城去打听。回来的人说,一个都没有了。

田少华放声大哭,在蒋家休养几个月后,她要亲自回到县城打听,原来的家和亲人再也找不到了。她哭干了眼泪又回到了救她的蒋家。

蒋家待她如亲生女儿,两年后和比她小一岁的民兵排长蒋大海结婚了,并生下一儿一女。

之后每次下暴雨,她都想起水库决堤,想起张传福就偷偷地哭。

再说张传福到平顶山以后和当地一姑娘结婚,也生下一儿一女。由



(网络图)

于感情不和,经常吵架。他常常想起洪水中死去的田少华,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偷偷地流泪。直到退休,老伴儿去世。两个孩子在当地结婚了,他才回到老家商城。

他先是在汤泉池景区一个饭店做家乡菜。由于他身体好,之后在西河景区做了很多年的保安。

而田少华的老伴儿十多年前也去世了,两个孩子都在外地成家立业。她没事在西河一个农家乐饭店帮忙,老板娘看她身体好,干净利索,一干就是很多年。

这些年饭店的鸡鸭鱼肉,都是老板自家养的。老板娘的老家住在西河大山里边,每次进出西河大门,张传福都热情地打着招呼。老板娘觉得张传福人不错,一直想撮合田少华他们俩。

今年4月的一天,县民政局的陈局长带着幸福院的花院长,在大别山

调查农村孤寡老人生活情况。赶上中午下雨,他们在西河农家乐饭店避雨、吃饭。老板娘正安排张传福和田少华他们俩在饭店见面。

两个人面谈起过去的生活,互报名字时突然一愣,当谈到1960年发大水那天晚上时,两个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原来田少华也经常去西河替老板娘办事,远远看到这个戴着大帽檐的老保安,只知道是保安老张,也没有近距离接触。没想到这是她失散63年的原配丈夫啊!

陈局长听到隔壁哭声,推开门了解到情况后,也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当即指示花院长,让他们免费入住幸福院。并且做他们的证婚人。

这真是:
恩爱夫妻情义长
一场大水遭祸殃
缘分都是天注定
大难不死又同房

槐店草房

蒋志明



(网络图)

往事悠悠,蓦然回首。今天比较闲,又逢周末,下班后回到家里简单地吃完晚餐,泡上一杯信阳毛尖茶,坐在沙发上细品,任思绪飞扬。于是,豫南小镇槐店的草房又进入了我的脑海里。

槐店草房有三间。门楼虽然矮小,不怎么起眼,但小院却不小,大概有60平方米,且阳光充足,是我们全家茶余饭后最理想的去处。凡是晴朗的日子,母亲总爱把煤炉子搬入小院,然后再搬来一把竹椅,添上一块煤球,接下来上街买菜。那时的槐店小街逢早集,且是农历单日逢集。买菜必须趁早去,去晚了不是没有好菜了,就是

罢集了。母亲买了菜提回家,就在宽敞的院子里边晒太阳边择菜,那种悠然的神态和娴熟的择菜技术,令我好生羡慕。如今我的厨艺便是在母亲和爱人手中学来的。2013年爱人带着小孩在信阳上了小学以后,十几年来家里炒菜、做饭都是我一手拿下,且得到了客人们的认同和赞美。

往事随风,日子滑过。我们租赁的槐店草房已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父亲在槐店营业所工作,是农业银行的最基层单位。由于我们家孩子多,仅凭父亲在单位分的一间砖瓦房根本住不下一家六口人。于

是,上级领导出于对父亲的关照,在槐店小街租了这套草房。这三间草房原是李家租住了,也真巧,后来李家的女儿李萍和我成了同班同学,同时也是妹妹的同学,真是有缘。我每出版散文集后,特意送老同学一本,她非常欣赏,从她的眼神里我感受到的。草房的邻居,左边是曹家,右边是郑家。郑家的女儿郑梅和妹妹也是同学,且非常要好。紧挨着的邻居晏家、李家和郭家。李家的儿子李清海、郭家的儿子郭光喜和晏家的女儿晏慎花都是我的同班同学,我非常幸运,也非常自豪。因为他们对我都很好,我经常得到了同学们的帮助,因为我毕竟是个外来户。好在我的人缘也特别好,有吸引人的亲和力,到如今仍然如此,这对我的生活和工作有了积极的作用,因此,我一直在幸福和快乐中成长。

草房冬暖夏凉。房子虽然有些陈旧,但草房却住下了我们一家人,正如老家的老屋似的,令我们爱不释手,怀念依旧。我年轻时,曾写过一篇抒情散文《魂系老屋》,发表了几家报刊。所以说老屋是我的不舍,是我的思念,是我的骄傲。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老屋,搬入了豫南小镇槐店的三间草房。在那里,我们整整地生活了三个春秋。那时除大姐成家外,我们全家尚有四位学生在家。且分布于槐店高中、初中和小学。我们姊妹几个在学习上也非常用功,成绩均名列

前茅,父母亲看在眼里,喜在心中。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豫南槐店小镇,只有公社、供销社、粮管所、食品、学校、营业所、税务所、工商所等单位有一些砖瓦房外,老百姓基本上住的是土坯房。但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劳动的积极性都很高,虽然生活上艰辛一些,但人们都是乐观向上,抱团取暖。人情特别好,互帮互助,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很高。想起那个年代,我非常怀念,整天生活于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无牵无挂的状态中,思想上基本没压力。那时的人们生活简朴,什么事情要求的条件都低,只要是能解决温饱问题就非常知足了。

槐店草房,坐落于省道的旁边,邻居都是街道上的老乡,他们温和善良、乐于助人,人们见面都是笑眯眯地打着招呼,那种亲切感令我永生难忘。每逢农忙季节,我都会主动地去同学家帮忙割麦、插秧和收稻。连续几年的劳作,锻炼了我意志,使我懂得了劳动的艰辛,以至于我踏入工作岗位后,比一般人能够吃苦耐劳,乐于奉献,深得领导的欣赏和同志们的夸奖。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展未来前景更精彩。”槐店草房是我童年时期最深的记忆,也是最难忘的地方。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更加努力工作,愉悦生活。等退休彻底闲下来,再去拜访豫南小镇的父老乡亲 and 同学们,去寻找槐店草房的踪迹,去深情地回忆那过往的甜蜜岁月。情留豫南小镇,梦留槐店草房。